

最后他们都去了哪里

玩偶

小镇小的只能容下一个理发店，两位理发师傅和一个学徒。中街临河一栋两层四间门面的老房子，谁也说不清哪年哪月，哪一位房主人手上的事，靠西墙的一间分出去做了理发店。顺门放着三条长板凳，作为排队等候区，正中摆着三个可调节角度的简易木制理发椅，污迹斑斑，隐约可见旧时刷过红油漆的残痕，扶手处磨的油光水亮，透出木材的清晰纹理，椅子前面的墙上挂着三面锈迹斑斑，边角脱掉水银衬底的木框理发镜，荡剃刀的帆布条，放工具

啥可挑剔的想法。推子夹头发，上点煤油，剃刀钝了，磨磨，就算是精神不集中，不小心割破了皮肤，赔个不是就行了，街里街坊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没啥过夜的矛盾，小理发店恍然成了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闲暇时，街坊聚在那拉家常，编闲话，鸡毛蒜皮的破事，在这里不断得到补充，完善细节，还原过程，使一件不经意的琐事有了崭新的面目，随之传遍整个小镇，成为一个时期挂在人们嘴边的热门话题。两个师傅一般胖瘦，区别是一个个高，骨节大，花白的头发三七分，面色白净，脸上架着一副塑料框，左边镜腿上缠着一圈白胶布的近视眼镜，身上常年穿着蓝色油卡布中山服或制式衬衣，不熟悉的人第一印象绝对是学校老师或单位会计；另一个稍矮，前额略秃，留着一个大背头，下巴边蓄短须，常年一身或蓝或黑老式便衣。两人常常是一边理着发一边随口说着不咸不淡的废话，遇上感兴趣的话题，顾客也不随口搭几句腔，全然不顾锋利的剃刀在眼前晃悠。闲下来的习惯两人不大相同，个高的喜欢看报下棋，报纸只看通版黑色字体的《参考消息》，事无巨细，翻来覆去地

仔细看完每一个符号，国内、国际大事，随口都能让他说得头头是道，颇有指点江山的神韵。下象棋，和他分析政情的老辣就差远了，偶尔如有神助，下出几步令人叫绝的妙手，羞煞抱膀子的看客，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昏招烂招，惨不忍睹，结果自然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但架不住人家喜好多，小理发店也就成了业余棋馆，整天都有一堆人或蹲或站围在那看棋，争得不亦乐乎，个个都像棋王，一个嫌争一个是臭棋篓子，完全没有看棋不语的规矩，性急的看着看着就上了手，双方你一言我一语的争着出招，下错了，一方要悔棋重来，一方死活不答应，又开始斗嘴，翻出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看热闹的不嫌事大，起哄架秧子，唯恐天下不乱，到了吃饭的时间也不肯不得走，人堆外又是喊人回家吃饭的婆娘，儿女，旁人一打岔，忘了正事，叽叽呱呱的扯起淡话，小孩子逞强好胜，难免就会动手，输的一方瘪嘴哭闹，也是常有的事，小孩一闹，大人想起正事，脾气不好的婆娘，嘴里脏话随之就纷纷蹦出，憨实的男人，不言不语地挤出来，跟着往家走，性急爱面子的免不了还几句嘴，遇



上针锋相对的两口子，动手掀棋盘，大打出手的也见过，街坊邻居拉的拉，劝的劝，眼看着快要消停了，添点油加把火，鸡飞狗跳，好不热闹，第二天，死脸的男人还是凑过来继续看棋，全然不顾街坊的笑话。点灯磨战，整个通亮，也曾有过，只是苦了周围的邻居。个矮的闲了喜欢拾掇理发工具，更像一个正经的手艺人，推子拆成零件，整整齐齐摆在桌子上，细心擦拭、抹油，剃刀磨的明光锃亮，费这一番功夫，最大的好处是剃起胡须像是春蚕吃着桑叶，感觉不到疼痛而已。徒弟也不知是换到第几茬了，专事洗头，还没熬到上手的那一步，后梁上的人，和个矮的沾亲带故，平时少言寡语，人勤快，随时都把水缸蓄满清水，扫把不离手，深得两个师傅的喜爱，无人下棋时，高个的师傅爱把他喊过来打谱，过过大师的瘾，天长日久，也能走上几步，渐渐快要赶上师傅的步伐。日复一日的缓慢生活，习惯了，也就说不清好坏，就和山脚下的河水，静悄悄地流了不知多少个年月，没人操心它翻出过几个浪花，最终又流向哪里……

通往我们办公室一楼的楼道下面住着一只橘色的猫。一天早上到后院的餐厅吃早点，门厅白色地板上几块突兀、鲜红的血迹让我的心脏骤然收紧，逃离的念头指挥不了我瞬间酸软的双腿。门房的老陈许是听见了我的惊叫声，一边走向我一边大声说：莫怕，那是野猫咬死了两只喜鹊流下的血，我正准备拿拖把去拖呢。在我们办公室楼顶上的信号塔上有着一个筛子大的喜鹊窝，每天我们都能看见白腹黑翅的喜鹊在窗外迂回飞翔的英姿和喳喳欢快的鸣叫。偶然地，曾在办公室外走廊上看见楼下女儿墙琉璃瓦楞上，一只前倾后拱闪电般蹿起扑向一只喜鹊的橘色大猫。喜鹊惊叫着飞向虚空，而那只捕猎失败的猫则眨眼间消失在楼道里。猫的诡谲、敏锐、谨慎，超乎寻常的生存智慧，让人惊叹的爬高走低以及在空中完美的翻转，我曾以为这都是猫自己的事情。当它的这种被猫星人赞誉的生存智慧是其他物种死亡的诱因时，我却对它滋生更深的恐惧，就像我在人世里的有些规避和惧怕。我似乎已经接受，我的世上生命都各安其分的愿望，在弱肉强食的生物界，在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下，只是一个梦想。早上上班，很意外地看见几只蜷缩在一楼台阶上的幼猫，两只白、橘色相间、一只全身橘色。三只猫挤在一起，似在抗拒今年初夏特有的微寒。见我走来，三只猫连滚带爬地往楼道底下跑，因为大小，那两只花色的猫尝试了几次才跳上台阶。我小心地随着它们跑进堆放杂物的楼道，心有余悸的喵喵叫着，想要唤出那只被我视为橘色影子的大猫却又防备着它悄无声息的出现。那些困扎在一起的乙烷袋子应该就是那三只小猫的窝。那只在高空完美翻转，把两只喜鹊作为早点的现在可以确定为雌性的橘色大猫，是为了充足的奶水出去觅食了，还是抛弃了自己恣意纵情的产物又另觅新欢了？三只柔嫩的幼猫喵儿，喵儿的叫声瞬间就融化了我曾对它们母亲的厌恶和恐惧。去问门房的老陈，陈师傅说那只大猫肯定被狗咬死了，晚上我和老婆子听见猫和狗的撕咬和惨叫就觉得出事了。早上看见几只小猫饿的喵喵叫，我们前后院子找了一圈也没见到大猫。那几只猫才一个多月，怕是难得活。老婆子冲了一个鸡蛋，又冲了一些奶粉放在那儿，它们不好好吃。我不知道猫和狗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一场战争，一个才分娩一个多月的猫自是敌不过一条凶凶极恶的饿狗。我不知道是那条狗神不知鬼不觉地销毁了谋杀的罪证，还是母猫为了不让自己幼小的孩子嗅到死亡的气息而把自己的死亡神秘成一个莫须有的存在？而它在饿狗尖利的牙齿下是否听见了两只喜鹊的哀鸣？三只幼猫引起了院子上班的很多人的注意。我们单位的小吴专门买了宠物奶粉一天三次的喂，我会用豆奶粉和鸡蛋为他们加餐，门房的老陈夫妇在我们下班后悉心照料着它们。从楼梯口经过，总能看见谁又为他们各下一小盘奶，谁为他们盛下的一小碟水。只要从楼道口经过，喵喵的唤几声，那只正宗嫡传的橘色小猫就会喵喵叫的爬上台阶跑到跟前嗅嗅我的手，在我给它轻搔头顶、脊背的毛时安心的闭上眼睛，而两只花色的幼猫总是若即若离，畏怯的试探走近，却又在你的脚尖里仓惶逃离。中午我在门房给三只猫冲奶粉时只听得老陈说，小猫三个月后才断奶，哎，也不知道它们活不活的下去。我听出了老陈话语里的惋惜。有这么多人照顾它们呢，肯定能活下去的。我是在安慰老陈，也是在给自己信心。周晓枫在《野猫记》里说：猫能看透白昼，也能看透暗夜；能看透生，也能看透死。所谓菜色和虚无，只是为了人类设置的障碍。也许，这是神明对猫的偏爱，为了凸显它的神异。我愿意相信冥冥中的神明因为猫的神异而对这三只猫的佑护。也想告诉那些怪力乱神无论看得透、看不透，是慧眼的还是愚拙的，生命的存在，都有他的敬畏之处，连神明也不能例外。

猫无邪

郭华丽

麦拉子馍

黄福海

天南海北的游客进入紫阳，该吃的吃了：蒸盆子；该喝的喝了；富硒茶；该逛的逛了：擂鼓台；该游的游了：文笔山；该看的看了：石板房；该漂的漂了：任河放舟；该耍的都耍了：篝火晚会。尽兴之余，那么，该带走什么呢，春夏有紫阳毛尖，秋冬有金钱贡桔，临别最惦记的，当数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麦拉子馍”，扑面而来的清香，别提有多垂涎欲滴。说它土，是因为名不见经传，食材粗放原生态，包装既土又难看。麦拉子馍的前身，是用石磨磨出的新鲜苞谷糊，经昼夜发酵而成的苞谷浆，灌入桐叶，包裹为三尖角，再通过上笼蒸熟，即为当地人俗称的浆巴馍，其形其状，估计唯紫阳独有。郁郁葱葱的苞谷地里，背带似宽宽的苞谷叶儿，紧紧地缚着襁褓中婴儿般的苞谷砣砣，吹胡子瞪眼的等待人们前来收获。乡下大嫂背着喇叭花似的竹编背篋，掰下一个个苞谷砣，撕开襁褓，将黄灿灿、白胖胖的婴儿扬手丢入背篋。接着回家又麻利地擀下玉石般的苞谷粒，和水泡胀，呜呜咽咽推动石磨，像在唱一首掉了牙的老歌，那苞谷浆液从上磨与下磨的缝隙间顺势流淌，仿佛金色的瀑布，给下磨拉上一圈滑腻厚重的围裙。趁着苞谷浆睡在木桶里发酵的空档，靠山吃山，就地取材，大嫂从后山摘来一大片一大片的油桐树叶，如同一张张绿色的大蒲扇，茎络舒展，青翠欲滴。灌浆后的大蒲扇被折叠成三角形，在沸腾的云山雾罩中渐渐膨胀，有些如欲望中的野性，挤出来一星半点难以

包藏的桀骜不驯。剥开桐叶，会看到熟透了的浆巴馍，淡紫色表皮儿清晰烙印着桐子叶深深浅浅的脉络。一口咬下浆巴馍的一只角，满口生津，酸酸的甜甜的，酸甜酸酸的，还有桐叶清香。土得掉渣的浆巴馍，历来是紫阳人便捷实惠的早点，现代人上顿下顿白米细面，总有个时候吃多了，吃腻了，吃烦了，换个口味啜点儿粗粮野味儿，浆巴馍，自然属当仁不让的首选。沿街随时见到大嫂们提篮兜售的身影，普通得连城管见了都睁只眼闭眼只眼置若罔闻，别的小商小贩被撵得鸡飞狗跳，对她们却网开一面。旅游热了山城，喜欢猎奇的越来越多，外地人识得这是特产，走时便三五十个地买回去，带给家人慢慢品尝。物以稀为贵，巴掌大一块儿浆巴馍，由当初五毛钱一个，涨上一块，继而一块五，至现在的两块。新鲜苞谷浆节令性比较强，大嫂们对浆液进行移花接木，以假乱真，形成了如今改良版的浆巴馍——麦拉子馍。即将家产小麦磨面，既不过筛也不过箩，连渣带粉发酵成浆，富含粗纤维，尤其适宜老人，润肠通便促消化，其口感香酥软糯，毫不逊色苞谷浆，且一年四季都有得卖。每位大嫂每天的销量均在五六百个以上，足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和日常开销。相当一部分大嫂们在县城买房，住进了城里，她们也不再抽空回老家山上去摘桐叶，所需自然有人上门提供鲜叶，按斤两交易。昔日的石磨已然退居二线，各自躲在角落里，回味过去的欢乐，就连打浆，都使上批量化生产的电磨。当然，急功近利不仅表现在这些方面，浮躁的社会，利欲的驱使，一些街边店铺李逵变身李鬼，购置了电饼铛，安装了电烤炉，更简便快捷，所售浆巴馍呈圆形，充其量只能叫做炸糕或煎饼。因此，吃货们在挑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购买那些有棱有角、桐子叶包裹的三角软粑，如此方正宗地道。浆巴馍，这不起眼的小吃，竟然在山城形成一道看不见的产业，生机勃勃。



夏至 木樨作 瀛湖 第 1174 期

农家一日

李永明

老家的这个季节瓜果飘香，蔬菜鲜嫩，是吃农家菜的绝好时节。胞弟曾经多次打电话让我回家转转，这事那事总缠着，周末的一天，我终于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胞弟原来居住的是土房，现在盖起了砖混结构的楼房，高端大气，装潢华丽，最打眼的庭院前的花坛，各种各样的花开得分外耀眼：红的月季、白的牡丹、紫的芍药，姹紫嫣红的，把个庭院装扮得如同花枝招展的少女。小时候，生长在农村，我家的房前屋后留有好大一片空地。母亲见荒废着很可惜，就和父亲商量，将杂草割除，土地翻耕，整理出一垄垄、一畦畦菜地准备种上蔬菜。晒上几日后，再细致地梳整菜地，剔除野草根，把自留地整理的松软平

坦，拌上猪粪牛粪，置放一段时间，土质会变得松软而细腻。万事俱备，只欠下种。等一场雨水过后，父亲母亲就忙碌起来了，点坑、下种、育苗、栽秧，每天闲暇时光都用在打理菜地上，浇水、施肥、移栽、逮虫子、搭架子。慢慢地，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开始变的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瓜果蔬菜疯狂地成长着，它们盛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绽放出植物独有的精神，慢慢地结满鲜嫩水灵的果实来。品相差的蔬菜自己食用，品相好的拿到集市上去卖补贴家用，让我们度过了灾年。我们很快走到了胞弟的菜园子地，满园子充满着生命的气息、绿色的活力。一排排整齐的豇豆架上，挂着一串串绿玉丝瓜，一条条碧绿弯月似的豆角，在藤蔓间柔顺地直垂下来，坠得满架，错落有致，犹如春天里“万般垂下绿丝绦”的嫩柳；架间，千万朵紫色小花就像一只只蛾子，或开或闭，正盘在千丝万缕的蔓上休憩。黄瓜架上，绿叶黄花，一条条顶花带

刺的嫩瓜，像一根根梭子，碧绿如玉，皮上还挂着一层淡淡的白霜，毛茸茸的，沾着露珠儿，被艳红的霞光一照，显得格外水灵、鲜嫩。靠院墙根下的南瓜，一棵棵瓜秧像绿色的龙蛇，藤蔓自顾自地匍匐在地上，有的顺着墙体爬上墙头，向墙外伸头探脑地瞅着，一个个圆滚滚的大南瓜，像十八罗汉的大肚似的，在肥大的绿叶下，横七竖八地躺卧着，呼呼大睡。瓜茎上，那宽大的叶子，像一把撑开的雨伞，为他们遮阳挡雨；又像一把巨大的蒲扇，随风轻轻摇摆，替他们驱赶着炎热和蚊虫。腰杆挺直，斗志昂扬的茄子像威武雄壮的战士，雄纠纠、气昂昂地列队成行。一排排整齐的豇豆架上，挂着一串串绿玉丝瓜，一条条碧绿弯月似的豆角，在藤蔓间柔顺地直垂下来，坠得满架，错落有致，犹如春天里“万般垂下绿丝绦”的嫩柳；架间，千万朵紫色小花就像一只只蛾子，或开或闭，正盘在千丝万缕的蔓上休憩。黄瓜架上，绿叶黄花，一条条顶花带

摘一个皮薄肉嫩的、圆润饱满的西红柿，轻轻地咬上一口，顿时肉汁满嘴，狠狠地吸上一口，那滋味甜丝丝，酸溜溜的，爽口极了。细长的扁豆藤条顺着椿树的杆茎盘旋向上，蜿蜒前进，仿佛要包围整棵树木及周围的树木，有着一股不达目的誓不休的意思。一串串紫色的花朵盛开在长叶柄处，像狗耳朵。走近一瞧，花谢的地方已结出串串小扁豆，有的像弯弯的月亮，有的像鱼刀，悬挂空中。一茬茬的韭菜如同翡翠的冬麦，细长柔嫩，兜起一把，镰刀割起，散发出淡淡的韭香，仿佛闻到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味道，又好像看到了明艳悦目，鲜香诱人的鸡蛋炒韭菜，令人胃口大开。一畦畦碧绿的芹菜、空心菜、小白菜，如雨后春笋般遍地生长，细密嫩绿，远远望去，像一片绿色的地毯。到了吃晌午饭的时候，胞弟和弟媳拎着笼子到他们自留地里去摘回满满一笼新鲜的蔬菜。一会功夫，餐桌上就摆满热乎乎、香喷喷的饭菜。有凉拌黄瓜豇豆、清炒苦瓜和空心菜、豆角茄子、西红柿鸡蛋、虎皮辣椒、蒜蓉小青菜等时鲜农家菜，加上农家酿制的米酒，这一顿比山珍海味强百倍千倍的农家饭，我们吃的爽快润心。在弟弟的劝酒下，我醉了。夕阳西下，南山山岭被涂上一层红晕，鸟儿在竹林里闹开了，乡村路灯亮了。

午后时光(组诗)

余刃

通往仓上的路上

通往仓上的路上
碰见一辆拉黄牛的微卡
在其它地方
我也见过拉牛的卡车
它们昂着头，双耳垂垂
粗壮的脖子直直地伸着
犄角斜插入天空

杜英减少了落叶
每天能遇到的
都是那几个人
当陌生面孔出现
并且带有善意
马上感到快乐

失态

两丛棘花披在山坡上
那是一种淡紫色的花
看上去非常舒服
雨天尤其淡雅
当我看见一个打黑伞的老头
就是眼窝深陷
偷晾衣绳的那个家伙
也在两丛花前驻足
我想叫他滚开

蔓营

到了蔓营
就应该在这个
枯燥的村子
住下来
你唤着
蔓营 蔓营
走进它方圆十里
然后离开

水镜

雨停后
我推着女儿下楼
空气有些冷
风没有完全止息
我们
不得经过一些水洼
我发现她低着头
树木和天空
在镜中破碎

午后时光

一天中
阳光照进客厅的时候
午饭结束了
孩子也喂了
我躺在床上感到委顿
我妈坐在围栏里
孩子也坐在里面
阳光一点一点地朝着她们移动
我听见口琴声
那是我妈在吹一支破口琴
而她根本就不会这种乐器
她只是在逗我的孩子
我听见她们的动静
亲昵地说着什么
然后继续吸气呼气
让口琴发出声音

风起时

下楼发现起风了
非常凉快
土豆的白花随风摇摆

